

“过好紧日子,才有好日子” 班组里的“抠门经济学”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李大哲

在首钢京唐公司冷轧部设备工程室电气自动化班组,“少花每一分,用好每一分”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大伙儿心照不宣的行动准则。班里有个出了名的“抠门”人——二级点检员李学景。说他“抠门”,但同事们却都竖大拇指。

“过好紧日子,才有好日子”,这是李学景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降本增效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就是每一次点检时多看一眼、每一次维修前先问一句——“这笔钱,能不能不花?”

“能修不换,这是班组的规矩”

生产现场备件采购周期长、外委修复费用高、备件频繁升级导致通用性差——这些难题,李学景比谁都清楚。

“等一个备件少则几周,多则几个月。生产线等不起,成本更扛不住。”他对记者说,“能修不换,还得等上好几个月。李学景站自己定的规矩。”

一次,现场数台核心设备监控器同时“趴窝”。按老办法,只能提报新备件,数万元采购成本不说,还得等上好几个月。李学景站出来了:“让我试试。”

那天晚上,班组维修室的灯亮到很晚。李学景小心翼翼拆下故障电路板,一头扎进了元器件的世界里。电容、电阻、芯片引脚……他

阅读提示

“过好紧日子,才有好日子”,这是首钢京唐公司冷轧部点检员李学景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在一次次俯身检修中,在一次次挑灯夜战中,他用一双巧手和一颗匠心,把“紧日子”过出了“好日子”的味道。

用万用表一个点一个点地测,用示波器一段一段地看。设备说明书翻了一遍又一遍,同类故障的案例查了一册又一册。

两天后,故障点终于被锁定——几个低成本的元器件出了问题。更换、焊接、测试……当监控器重新亮起稳定的画面时,李学景才长长舒了一口气。上线测试,设备运行稳定,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标。这一下,为公司省下了近3万元。

“其实很多时候,问题没那么复杂,就愿意不愿意沉下心来去找。”李学景说。

还有一次,车间的遥控器控制单元失灵了。操作工第一反应是报备件,李学景摆摆手:“先别急,我看看。”他搭起控制测试平台,一步步拆解、诊断。拆到最里面,发现问题出现在一个小按钮触点上——仅仅是接触不良。

“这种小零件,废旧设备上就有。”李学景转身翻出班里的“废料箱”,找出同型号零件换上,遥控器立马“起死回生”。

“他那个废料箱,别人看着是破烂,他看着是宝贝。”班组同事孟凡东告诉记者,“李师傅常说,班里的每一个零件都是成本,能修不换,不是抠门,是责任。”

“啃下进口设备的硬骨头”

让李学景在班组里“一战成名”的,是那次修复进口电机测量仪的经历。这台设备是冷轧部电机检测的核心“眼睛”。电机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全靠它来判断。

那天,这台关键设备突然无法输出高压信号。联系原厂,回复是:维修费用30多万元,周期至少半年。“半年?生产线等不起,班组也等不起。”李学景二话不说,把设备搬进了维修室。

这是一台进口设备,电路复杂,高压部分还有安全风险。班组的年轻人都在他捏一把汗。“李师傅,这玩意儿咱能修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李学景没有贸然动手。他从设备原理入手,一页页翻阅经典维修图集,对照每一个部件反复排查。高压电路维修风险不小,但他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 and 严谨的操作,一步步缩小故障范围,最终锁定了高压输出组件。

反复调试、反复测试……当设备重新输出稳定的高压信号、精准完成电机检测的那一刻,维修室里响起了掌声。

“30多万的维修费,半年的等待周期,被李师傅一块电路板给解决了!”班组同事王晨刚说起这事,眼里满是佩服。李学景自己倒很平静:“进口设备不是不能修,关键是得吃透它的原理。班组搞技术的,就得有这股子钻劲儿。”

“‘抠门’变成了一群人的习惯”

李学景的“抠门”,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尊重,更带动了整个班组。

他把自己的维修经验整理成通俗易懂的操作手册,在班组内部搞起了技术分享。没有高深的理论,全是实打实的“干货”——哪个型号的设备容易出什么问题,哪个元器件可以用废旧件替代,哪类故障可以自主修复……

“现在遇到设备故障,大家总是先问自己‘我能不能修’。”班组长王喆告诉记者。

在李学景的影响下,班组的氛围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家纷纷翻出自己的“废料箱”,从日常维护到故障处理,都会多问一句:这笔钱,能不能省下来? 这个零件,能不能再利用?

“少花一分,多挣十分”——这句从李学景身上长出来的话,如今已经成为了整个班组的行动指南。有人问李学景,这么“抠”图啥?他笑笑:“班组就是咱们的小家,给家里省钱,不是应该的吗?”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李学景用他的专业、坚持与担当,在一次次俯身检修中,在一次次挑灯夜战中,把“紧日子”过出了“好日子”的味道。



复盘研判

日前,中铁十六局铁运公司北黑铁路工电维保项目部黑河电务综合维修车间信号工区职工结束天窗检修、设备巡视作业后,迅速围坐在集中监测终端前,开展每日例行数据复盘研判。

杨影 任璐璐 摄

G 班组现场

港口有一双警觉之眼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杨光辉

进入汛期以来的这些天,只要坐在屏幕前,樊龙涛的眼睛便不敢有丝毫懈怠。从门机的轰鸣到堆场的静默,从车流的穿梭到角落的盲区,全港的每一寸土地,都在他的视线里。

作为天津港集团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急值守主管,樊龙涛的战场,不在码头前沿,不在装卸现场,而在全港8000余路监控画面的方寸之间,在千钧一发之际。

有人说,盯着屏幕谁不会?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一场与注意力的极限博弈。为了捕捉那一瞬间的违章,为了确认那一处不起眼的隐患,他的眼睛常常干涩到需要滴眼药水,脖子僵硬像生了锈。“不敢眨眼”是他对自己的“紧箍咒”。

真正的担当,不是平时的按部就班,而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去年7月的一天,天空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雨倾盆而下。接到红色预警后,樊龙涛第一时间将指令传达到每个单位。电话一个接一个,嗓子喊哑了,喝口水继续打。但他心里清楚,光通知是不够的,必须有人盯着现场。

整整12个小时,他守在监控屏幕前不敢离开,紧盯全港的低洼区域、船闸、地道等重点点位。当雨过天晴,看着屏幕里恢复平静的港口,他才发现双腿麻木得几乎站不起来。那一刻,他清晰地意识到:他的岗位就是企业的“眼睛”,必须永远明亮,永远警惕!

应急值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不分昼夜日复一日的坚守。凭借这份坚持与担当,樊龙涛荣获2026年天津港集团公司“最美安全环保人员”等称号。

樊龙涛时常想,一个人的“火眼金睛”终究有限,如何让全员都成为安全的“吹哨人”? 安全工作不能只靠“我来守”,更要做到“大家会”。

应急值守是倒班制,别人下夜班是补觉,他下夜班却是“备课”。为了把枯燥的应急预案变成大家听得懂、用得上的“保命锦囊”,他把日常值守中发现的高频易错点,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场景,把各种特殊情形,如暴雨台风的处置流程、值班电话的规范接听,甚至是一个小小的隐患上报动作,都打磨成了“现场授课+视频教学”的课程。原本“一个人的防线”,正在成为“一群人的铜墙铁壁”。

42℃车厢里的体检师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方杰 江天金

盛夏8月,深圳午后钢轨地表温度飙升至60摄氏度,密闭列车车厢内最高温达42摄氏度。广州车辆段深圳库检车间的检修工人坚守暑运一线,为列车全面“问诊把脉”。

暑运期间,客流激增,车次加密,该车间日均承担近10组普速列车和动力集中动车组的车库检修任务,检修量同比增长30%。列车电器、制动装置、车下悬挂部件、服务设施等每一处部件,都直接关系行车安全与旅客体验,容不得半点疏漏。

高温天气使空调系统故障频发,成为检修重点和难点。“近期单日空调抢修工单就有七八起。”10日晚上8点,检修库依旧灯火通明。党员攻关队队长邓衡平蹲在配电柜前,手持万用表精准监测运行数据、排查电流隐患,在高温与时间之间展开拉锯。

“暑运攻坚以来,我们坚持‘开机即冷’的空调标准和‘电器防火零隐患’的安全底线,每一次精准整改都是对万里铁道平安的坚实守护。”邓衡平说。

空调柜空气开关是夏季易损部件,细微松动便可能引发故障。动集专修组检修师小李借助热成像设备对配电柜全面测温,精准捕捉温升异常。“线路接头仅1毫米松动,经列车震动就会发热损坏。”他逐一用扭矩扳手紧固校准,核对参数与相序,以极致严谨守护安全。

除电路外,列车供水设施维保同样关键。车间利用午间休整时段组建青年突击队,集中开展全列供水设施专项排查更换。电器组副工长老周俯身拆卸积垢水嘴,快速疏通水路。与此同时,地沟内检修人员同步检测充电机、逆变器,逐台测试充放电曲线,严格“当日发现、当日整改、当日复测”,坚决杜绝列车“带病出库”。

午后两三点是全天最热时段,检修库空气凝滞,地沟热浪袭人。全体人员严守作业标准,不简化一道流程、不遗漏一处隐患。

暑运攻坚赛程过半,高温不退、坚守不息。面对持续高温和繁重任务,这群穿梭在42℃车厢中的“铁路‘体检师’”初心不改,迎难而上。正如邓衡平所说:“天气不会降温,车流不会减量,我们就紧盯每一处故障、守住每一道防线。”

水域“救援”

8月3日至6日,湖南石化消防保卫中心(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湖南队)组织指战员携救援快艇等水域救援装备,在岳阳市云溪区白杨湖进行水域救援专项训练,重点围绕皮划艇编队协同、艇组配合、翻艇自救互救和落水人员联合施救等内容展开,为守护一方平安练好基本功。 彭展 何文竣 摄

G 他山之石

健康驿站跑赢风险

本报记者 毛浓曦 祝盼
本报通讯员 张辉 姜昊延

盛夏,陕煤集团黄陵矿业机电公司机电总厂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在各车间的休息区,却有一方温馨的角度,急救药箱整齐摆放在桌子上,速效救心丸、藿香正气水、冰袋、烫伤膏、纱布、创可贴等十几种应急药品和医护用品分格摆放;便携式血压仪和血糖仪静静待命,随时为工友提供“一站式”健康自测。这里成为大家心中最暖心的健康驿站。

“以前在岗位上发生小磕碰,得跑去矿区医院,现在转身就能拿到药,连血压血糖都能随时测,心里踏实多了。”正在量血压的机修车间杨虎彪师傅开心地说。

高温季节,车间焊机、车床全天高速运转,热浪裹挟着铁屑粉尘,机械伤害、工件坠落等风险相互叠加。

如何让应急力量“跑”在风险前面?“将救援节点下沉到工位,把被动应对变为主动预防。”机电公司给出了答案。

该公司从各生产班组中遴选出有急救常识的年轻骨干,组建了“爱心应急救援队”。每天开工前,应急队员便会逐一排查自己的责任工位,问询职工夜间休息状况、精神状态,重点关注名单上的慢性病人员,对他们逐一测量血压,做好记录;一旦发现数值异常或人员神色疲惫,立即与班组长沟通,灵活调整作业内容,从源头掐灭隐患“火苗”。如今,爱心应急救援小组已覆盖所有车间。

在安置房工地,多工种交叉施工,对管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钢筋模板里“泡”出来的现场指挥官

本报记者 吴泽思 本报通讯员 方宏飞

8月南昌高温持续,正午逼近,塔吊下的空气微微扭曲。在南昌市高新区阳门德和家园安置房施工现场,柴春仲的对讲机里声音不断。他穿梭于楼栋之间,工装后背早已湿透,声音却依然沉稳:“交叉作业注意间距!天热人容易乏,安全巡视加密一轮——质量过手,严把细节,进度我来协调。”汗珠顺着安全帽带一颗颗砸下,他只在翻看施工日志时顺手用袖口蹭一把。在这个夏天,这是柴春仲的“标准镜头”。

柴春仲是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的一名项目经理。他是

陕西人,却像一颗被项目牵引的“流动坐标”,从山东到海南,从北京到南昌,十几年间走过大半个中国。2012年干工长,2017年担任项目经理,柴春仲是在钢筋、模板、混凝土里“泡”出来的现场指挥官。2024年,他代表公司参加首届全国红旗杯班组长大赛,从建筑赛道数万名选手中层层闯关,名列前茅。

2024年夏,柴春仲来到了南昌。他所负责的阳门德和家园安置房工程,是南昌高新区阳门村城中村改造的核心项目。23万平方米,21栋楼,1460户安置房——这些数字柴春仲倒背如流。为什么公司一定要派自己来? 柴春仲心里明白,因为这个项目“难”:施工现场周边一圈都是高压电线,最近的离塔吊臂不过十几米,作业面被压缩得寸土寸金;南昌的天

气也不饶人,梅雨季一下就是大半个月,台风过境时塔吊得逐一巡查,夏季高温更是把钢筋晒得烫手。而最要紧也最为难的,还是时间。1460户,背后就是1460个等房子住的家;早一天交付,就可以少在外面漂泊一天。这个念头在柴春仲的脑海里翻来覆去,最后变成一个朴素的结论:“能干,想办法,把时间抢出来。”

怎么抢? 柴春仲选择给自己“上强度”:多工种交叉施工。主体结构还没封顶,机电安装就提前进场布管;外墙保温刚干到一半,室内装修的工人已经从另一侧铺上了地砖。工序之间环环相扣,上一道工序刚一腾出作业面,下一道工序立马无缝衔接。听起来像流水作业,干起来却是排兵布阵——十几个工种同时在场,塔吊怎么调、物料怎么进、工人怎么走,